

喙

鳴

文

集

喙鳴文集卷十九目錄

行狀

先大父靜庵府君暨大母狀

先考慕閒府君行略

先妣洪太夫人狀

亡室張夫人狀

傳

安塞王傳

楊南金傳

邵世忠傳

抱愚公傳

方叔傳

張翁傳

搏者張松溪傳

喙鳴文集卷十九

四明沈一貫肩吾著

行狀

先大父贈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贈資政大夫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
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靜庵府君暨大母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
一品夫人朱氏繼大母袁氏行狀

為善猶藝然嚮善之利而為之者早瞑之桔槔也
可以救敗不可以積儲為之而可名力耕者也穫
之如其耕而止有不至焉無過之者為之而莫或
名問而不知所為然此如山林之鬱積澤澍之深
漙三農不易之地日長茂而不勞陰德也陰之為
言異乎陽之稱也躬為之躬昧之與性俱來與情
俱還真淳茂朴默與道會其身忘之後之人烏乎
書之善言人者徵于天徵天徵之則終泯焉能為
世人喻乎自一貫始匍匐時則吾大父見背矣然

每見人言吾太父之為德也曰佛子翁佛子翁云
汎乎其似閑也燠乎其如春也循循乎其趨于牆
也充乎其為百谷王也名不出鄉閭而至今名之
總其凡似不知人間有拂膺事者一貫能無紀以
詔後之人四明之沈宋有諱俊者通五經為博士
是生悅為禮部郎是生豐為泰州守鞭朴不施于
民三公皆著聲當年豐生清清生敬敬生祥祥有
隱德入國朝生覺華華生永寧是為永二府君終
郡徵為掾所事經數府君兵曹制多所定滿歲自

引去是生文三府君文玘慷慨倜儻擁高貲豪鄉
里與從弟將仕公虎庫部洪公常比部嚴公端少
同學晚而共賦詩為酒德會娶余夫人生宗二府
君宗義府君娶陳夫人並中歲不祿是生我大父
元一府君公諱元瑞字朝祥號靜菴居士不逮父
母鮮兄弟事大父暨大母皆高年七八十餘旦暮
甚謹自少荷家政勤止進退一依于儒者不差寸
尺嘗挈瓶而過屠丹山太宰之門羸焉跪拾之太
宰嘲曰孺子不聞乎瓶已破矣視之何益對曰慮

觸人足耳太宰曰棄之河水中對曰或憂之舟能無觸乎太宰嘆曰是子非凡子也必有後汪宗伯之父晦之智人也每日過公門則已關堂宇灑掃靚潔常噴噴曰是家不以無營廢蚤起能無興乎覩貧不能生無行于鄉黨者輒呵之曰汝不視沈朝祥施何面見彼故當是時里中服公之粹美而畏晦之之望見之輒避焉莫避公然卒莫侮公者公性不爭有負公錢者詔公曰吾飲公而償公公取券來券來則葬之于廬曰鬱攸君我齷矣公

曰吾不能羈汝而待鬱攸君更無恠色一市嘆不可及嘗為里主賦歲大歉官索急公悉貲為里人輸曰柰何令人餓而笞遣有詔免徵而里亦莫之償以是困乏終無怨公於沈為宗子所覩皆尊行而諸宗悍強每几肉公受笞罵無已時聞一貫母夫人初入門諸宗遙索為祭酒操挺搆難糜碎陳其坐客吐舌罷席而公亦謹避之不敢出聲第曰吾罪吾罪他日復來搆公迺之後堂宗人逐之堂有先人之几筵絆而顛床設瓶爐盡撤乃逸一貫

仲父封屯田公時為童子撻胞發憤拾而筐之投
堵牆而公于衆中言曰嗟乎此吾奔而仆焉者惡
乎為叔氏愆且以卑訟尊順乎語仲曰兒來吾語
若吾鬻新補敝治牲醴引慝責躬告于亡靈不過
一金費耳而亡靈亦當無讓余奚所事官他日又
謂之曰訟則聽于彼不訟則聽于已汝視我豈不
鼻鼾卧起公嘗與諸生論大學誰為要或曰誠或
曰知公曰無訟要矣夫聽訟平人情也無訟平其

情也平其情則德博而化於明新乎何有獨詣如此公孝弟細節多億其大者有叔父智庶叔父信分貲必讓是時兩尊人高年愛少子公先意承之用是兩尊人益樂有女姑妙清嫁戴氏寡且寢養之終身死祔于廟而歲時享之按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當時儒者頗引此謂公非是公曰是在禮矣公等

弗察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吾姑生不館于戴
死不殯于戴而葬且祔于戴其終為餒鬼乎我則
行志君子以為達禮中土為天下衝所稱水馬驛
諸費以歟一借于浙後為常官嘗以公故里魁遺
往徑之家遂破是以後乃始有改折之令云公
本市居不吝重繭四十里躬耕于青店之丘至今
青店人稱善良公之遺化也娶朱夫人東廓名族
婉嫕勤儉於六親咸歡心生先大人及仲父封屯
田公仁脩一姑嫁汪公章一姑嫁廸功郎萬載丞

孫公祐年四十三以婉終公撫遺孤慮吉甫之惑
虛聞久之後聞袁夫人孀居令乃娶以歸袁夫人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日夕紡績視諸子猶子人
莫見其喜愠生一叔父曰仁倫一姑嫁楊公桂公
以嘉靖戊戌六月廿七日晨起拜祠堂畢返于室
而長寢三日舉入棺猶生世謂之善死袁夫人先
公八年沒三竈皆西嚮先高祖之次一貫少時尚
及覩大父手抄書及所畜書為人持去不全亦多
人間有者惟本朝御製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

出尚方本有廣運之寶則公所甚惜而秘護者以
今想見太父之儀形意太父心誦而神領久矣嗟
夫一貫輩食大父餘籽以生而莫知力且恐蕪歲
罔貽之子孫何以見地下能無夙夜憂謹槩述如
右俟立言君子採焉前贈以萬曆十五年二月二
十一日加贈以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又贈
以二十五年六月廿二日太父生以成化四年九
月二十日卒以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壽七
十一大母生以成化七年二月初三日卒以正德

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壽四十三袁生以成化十
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以嘉靖九年八月初五日
壽五十六右狀萬曆二十五年作

誥封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先考慕閒府君行略

吾沈自宋太學博士諱俊者始博士府君生禮部
郎悅禮部府君生知泰州豐泰州府君生清與澄
澄為寧陽主簿世以明經起清生敬敬生祥祥入
本朝生覺華覺華生永寧永寧生文玘此兩府君

者豪于閭諷詩敦禮與郡中士大夫遊文玘生宗
義早世宗義生元瑞天性端醇不怒早夜陰行德
鄉里化之稱佛子是為靜庵府君取朱氏初艱子
祠于嶽而生先公先公諱仁信字允成別號慕閒
居士質有靜庵府君之體而每舉事務不欺年十
一失屺事繼母袁甚謹暨取先妣洪湫人入門則
大書柳仲塗家誠一通置座隅曰毋以異姓傷骨
肉恩蓋是時二姊雖嫁有二弟一妹在輒立志皎
然自策發如此少治儒以家日落指日繁恐傷夫

人之心乃棄去而盡出先妣裝治產無何罹先大
父艱營西舉之丘而葬之而青鳥子請問曰君欲
奚若先公正色答曰吾何欲吾所欲者昆弟平耳
青鳥子謝失言夫形家言固渺如捕風即有之而
先公一言為子孫地顧不隆厚也今孟仲季咸
有人先公之平著矣已婚弟嫁妹罔不竭力已析
產有古薛包風有族弟為毛吏目營官贍金錢込
去毛索之急其父母惶恐夜半皆難經官捕吏目
當死先公屬兄弟謹曰無賴子既辱我世而吾以

死慙人是再辱也具道弟寔計奪人財及其親罪
通天地何乃仇他人由是吏目得釋而官噴噴嘆
先公長者先公雖廢舉子然不釋卷令不肖兄弟
卒就之顧未嘗苦督曰吾不忍牛馬使兒子比不
肖守史局迎養于京師則勤舉清白語為訓嘗焚
香獨坐肅庭戶若無人雖具車馬請之游亦弗許
曰天下猶是也僕僕山川間與僕僕城市何以異
澹然無所好曰寶玩之物虛有其名比見之不直
一文錢耳獨好白太傅詩與成玄英莊子疏皆手

抄一帙藏笥中而時諷之又好老子故不肖有老子解是時年七十耳而屢念歸問之故則曰汝曾祖年四十九汝稱祖壽年七十一我尚不為丘首計乎蓋樂知天命如此既歸則掃迹公門郡縣賓之一至不復去飭家人尤肅未嘗侮人受人侮亦不怒貿物失利未嘗較人失利輒愀然不怡不喜責逋曰人情誰欲無償者貧故耳子弟有過不譙讓惟引咎大息使自省時舉今昔興衰之故語人曰某薄某謫今若此云胡不忠厚某險某忮今若

此云胡不平善居嘗稱好好者不置日且百焉人謂之好好翁自五族內外咸受其施而又善容有姻子贊先公書于幕府聞之曰我絕請寄是私何必我發獨念造物之乘除太晰恐是子自戕可哀耳其人果不祿雅好茹素獨不廢酒陶陶數巡自適無過節而客至未嘗不飲且歡也自萬曆改元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十年加封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脩十四年加封今官而素屢無改所謂三命滋益恭非耶嘗題柱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人道好謙謙尊而光其志如此往八旬
初度不肖欲歸上觴而遣伯兄來諭曰吾善飯爾
其努力明主後數年不肖孺慕彌切又聞有目
眚遂謁歸而是時適會典成蹊恩贈靜庵府君如
先公封先公大喜曰吾生覩上追之典甚幸顧足
矣告滿促不肖北曰不聞孔子之稱五達乎首君
臣次父子吾獨生汝身以外皆君賜也不肖不得
已而絕裾焉竟病病歸恐忤大人而大人顧謂曰
汝歸亦當吾嘗憂不見汝故不肖獲安意于庭宇

而上方已丑命矣所居廬圮于是改卜于日湖西
而每月旦爲耆英會諷內典從此斷葷長齋甘于
五鼎雖迭諫終不聽曰吾腹中安可久貯腥穢耶
輔續靈氣食有餘矣蓋若是四歲所而庚寅秋足
踰月瘍今辛卯九月忽滯下瘳而不能起至十月
朔俄獨語曰而輩來何暮也月暗不可行其湏光
滿竟以十六日月東升而屬纊初徙居時先公挾
童子而周覽馬曰美哉居吾當住千日旦旦起禮
諸神徧至今年夏固欲過舊居曰吾將告辭于祖

禰云不肖輩以為不祥諫母往而先公至形于色
不得已奉之往則盡歡信宿而後返自是不復庭
矣乃厪厪踰千者四十三日若刻契然畢哉彌留
中惟問陰晴甲子子婦孫曾畢在前無一囑付進
藥則掩口聞巫聲則曰何無厭或恐其亂以靜定
語進則曰我知乘化而往肢體瑩若玉柔若綿足
拳而不寒面暄然如生昔人所謂無墨礙顛倒成
然寐蘧然覺者嘗聞其語以為虛耳乃于吾親見
之咸以為異云嗚呼不復作矣痛哉先公生于弘

治十六年三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九配我母洪氏
累贈淑人冢嗣曰一初郡庠生儒官配夏氏次一
經配朱氏繼王氏又次即不肖一貫配張氏封淑
人又次一言早卒配嚴氏又次一本配陳氏女二
壽適儀封尉閭友直寧遠邑庠生章煌孫男泰始
太學生娶張氏初出泰濤未聘經出泰鴻郡庠生
娶范氏少司馬欽之子光祿署丞大冲女泰淵聘
屠氏少司馬大山之子兩淮運同本畯女泰正聘
傅氏南京太常博士光前女俱貫出泰濤泰潤泰

瀛俱未聘本出女孫昭英許聞家宰淵之子太學
生思治子繼興經出慶英許聞家宰之孫興化府
通判繼德子庠生世慶早卒璆英許紫方伯淶子
庠生以觀蕙英許林侍御祖述子德岳貫出舜英
嫁陳典簿元喬子希孝言出文英許蔡庠生淳子
玄鶴瑞英未字俱本出曾孫延年娶包氏延齡聘
周太學仕女再聘張氏俱泰始出延賞延禧未聘
曾孫女延璋未字俱泰鴻出先公仲弟曰封屯田
司主事仁脩生子一中一德一中今為湖廣按察

司副使季弟曰仁倫生子一夔惟先公之德一悲
歡齊物我然不然可不可無所特執使人平慾釋
怨不言而飲和意常寬然弘怡得焉善保攝即養
生家亡以踰而恒言不諱死爽然于得喪死生之
外矣不肖孤等思所以貌之而不得辭也矧先公
不為知自為之亦自忘之不肖孤安能測津涯姑
抑踊救血識其大凡惟鴻筆以一字信千載少逭
不孝之譏不肖孤一貫識通家門下孫如法填諱

先妣封孺人洪太夫人狀

先妣洪氏諱桂馨父同邑洪公母媼身累千金而有五女俗故賤女多不舉而翁媼獨多女先妣季女也生而敏慧端順父母兄姊咸宜之雖兒時常為翁媼守筦鑰十七而歸家大人家大人靜庵府君長子靜庵府君早歲席先業富饒更婚嫁喪葬又以閭役於官而為人仁歲大侵吏徵租急府君重法悉家貲代里人輸已而詔書蠲租里中無償者用是大困比先妣歸大會賓客畢先妣入厨下諸困雖林立扣之空聲隆隆謂家大人曰家貧君

柰何以婚糜酒食雖然吾裝猶足藉也乃盡出佐急而身操作前洪公媼來視女問婿家樂乎則對曰樂終不以貧戚其父母心也一日府君臨食而嘆先妣輒退自責新婦之不孝著矣祖母袁勞之曰新婦何責汝翁嘆有以嘆小姑耳曰柰何曰小姑行有日將鬻某所田為裝券成而嘆先妣請曰妾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祥以妾為沈家婦而令翁售田柰人喚何妾請為大人計湏洪公來請曰兒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祥今翁嫁小姑將鬻產

矣始大人嘗以某所田資我我願無受田而受金
嫁小姑娘以歡吾翁洪公大善其言歸語媼亟以金
來而府君愕然問故徐乃知新婦所為以為難於
是洪公嘆曰嗟乎吾乃今而後知女貧吾知在吾
女下矣嫁女貧家終無怨言吾女賢女也於是筐
篋交於途然常辭多受少公益賢之先妣事舅姑
先意承志無一蔬一飯不自手出無斯湏不祇候
顏色物有儲事有備人無跡其處倉卒責用不求
而集府君常嘆曰自余有新婦而姻族益親既喪

舅姑辦而哀祭必躬潔粢盛有事必告若未亡時
故饑祥徵應常先知之精誠之極也生子必令為
儒或姍之曰乃家先世業儒効可睹矣先妣聞之
曰吾聞為儒者母可無辱富貴非所望姍者愈衆
持為儒愈堅沈氏儒業中衰復為儒先妣功也見
諸子從長者來講業輒欣欣脫簪珥為具夜讀必
與俱讀竟具糒糗果醢勞告之少懈則卧閣不食
不語或楚擬之古稱陶柳二母其賢豈復異茲諸
子自兒時不敢嬉不敢近博奕諸戲聞則脰無望

食先妣治家嚴嚴從子女最愛者始逮下惠從減獲最賤者始故能使人盡其力而德之不忘遇六親有禮處二姊以恩應卒有智族子無賴亡命其父母窘自經宗人某帥群不逞數十白挺遷讐于家大人先妣計曰彼挾長慄悍不可擾然不應則焰益張乃匿家大人諸男子自委蛇前謝曰某婦在翁何怒乃爾因從容敍經者所由翁安所問罪宗人某語塞第曰飲我來者先妣復前曰不然翁異日以好來某婦不敢不飲翁酒今為難某婦不

敢飲翁酒翁休就舍請待餘日舉止詳雅詞氣婉
正宗人駭顧其衆曰此一婦足禦吾數十曹令人
媿死竟罷去也先妣長不肖兄弟五人娶婦嫁二
女皆以時寬然若有餘人怪以為多分翁媼錢實
不然操奇贏不乏耳不肖兄弟屢不舉有司先妣
亦不慍曰業未工也勉之毋空悲既不肖竊戊辰
第己巳迎二大人之京先妣曰汝何以至此不肖
跪言二大人之教曰是汝祖若父厚德積然無自
汝而薄一貫謹受命朝會先妣必夙興戒事以為

常不肖媿無加羞曰吾兩人一口一腹養豈患不足也凡居官不言貧言貧物壞之矣吾始不厭貧今厭貧耶始先妣居家時雖子婦滿前而恒自綱絕子婦事事而已既北來猶遙制數千里外預爲畫使行之彼方揩注纖悉必知旁及鄉黨宗戚無遁形又時爲韵語代書以戒家人言言軌法故數百指肅然不譁壬申奉皇帝恩澤封孺人甲戌從家大人歸雅信佛益持戒布施所周卹甚衆與人務簡易雖時有小苦而神不衰十月晦病咳自

知天年與家大人訣散于內外屬衣物趣治具諸
子不忍先妣曰死歸也留歸人何為躬擘畫甚詳
十一月既望具成躬閔之因問今日吉乎莫應默
而計曰十八日吉吾將逝屆期召所與治佛者諸
嫗齋供終日舉手若辭而終子女諸婦皆在側獨
不孝一貫留京師以臘月二十五日訃聞嗚呼嗚
呼不孝罪通皇天天降酷罰曷不于其身于其親
生不遂養死不遂送五內爪裂長號乞死所以尚
偷視息為家大人在堂且先妣未就土也匍匐行

矣維幽室不可無志敢稽顙乞言門下稍贍已愆
惟先妣之逝也里黨姻戚知者無不畢哀訃聞京
師經事先妣者輿廝盡流涕其中心誠信著於人
人也門下諗不孝語非誑幸憐而許之子子孫孫
術德可既

封夫人贈一品夫人張氏行狀

込室張氏鄧之採蓮里人其先唐刺史張次宗次
宗孫仁皓神武慈裕具經濟才歷兵馬鈴轄使黃
巢亂清鴻離散公振威布德于吾鄉死而葬茅山

著靈為神宋時謚武惠今靈應廟是夫人其苗裔也父雲字民望倜儻有大略十歲而孤奉母撫二弟自立娶于西郭柯而生夫人次子應龍次二女一嫁同邑全少司空子少愚一嫁慈谿秦同知應馯夫人元女也鍾愛于父母端醇脩謹言唉不苟而中甚慧敏女紅經目輒能又常為父母典鑰求輒無所失處室靚爽若無人張公既奇之而日者又言當大貴於是益靳許字媒來輒問郎讀書若何益偃蹇謝人不可數而余媒往輒欣然許可蓋

是日晨起大母謂公曰吾夢有龍矯矯若黃金麗于楣何祥也語未畢而媒入門公即入白母先兆之矣得一快婿又三年夫人年十八而來歸則已未之挑夭焉是歲余讀書城南十里所婚七日遽之館去四十日不還先太夫人憂余謂余不悅婦而會所親章先生訪余先太夫人遽戶而語之章先生乃操舟來觀余意實好學非不悅婦則具言太夫人念若此曷為久不庭於是余立自責與章先生並載歸而余觀夫人意亦坦如微他勉余卒

業甚懇居二日又之讀書所矣嗟嗟樂羊賢妻何
以過茲室無他僕婢一切薪水井臼旦夕饋侍身
龜勉從二姒後持勞特多所勞皆閨中未嘗經事
而若樂為之者無告勑焉余益感其賢而太夫人
性嚴少假借獨察夫人孝謹謂宜我辛酉余舉于
鄉既連不售于南宮游學楊潤間夫人乳二女皆
自抱其勤如初戊辰余始第進士讀祕書夫人佐
太夫人嫁小姑己巳奉舅姑來京師辛未舉泰鴻
甲戌吾父母南還夫人留京師乙亥舉女璆英丙

子共奔太夫人喪戊寅 上再召余直講筵其冬
借北行初夫人三十始舉泰鴻常念身多病而嗣
未廣謀置妾者屢至是得同邑王氏女告余余不
之許也踰月夫人請不止曰彼母兄占吉固願之
于是具六禮歸慈之若關雎之述淑姻黨婦聞之
交尤夫人以為過夫人顧傲然掩耳也而自是賢
媛亦傳以為師居三歲夫人夢太夫人抱一兒謂
夫人曰以為而子夫人謝曰婦不孕矣太夫人曰
然則以予而貳夫人敬諾而抱之其月王氏果孕

泰淵而又益為余置兩張氏妾曰亂不厭多方是時夫人常恨違姑養余叔母時從子居屯曹則常謁而過邸事之如姑曰寄吾思云丁亥余請告省視夫人從乃卜居日湖西即夫人所生處夫人指一井謂余曰妾兒時嘗旦起詣井採水衣搗鳳仙花染指覩有物蜿蜒亘井半水盡赤驚呼家人無有今覩井如昨日事蓋祥云辛卯共更先公喪甲午余被今命夫人病未從乙未冬始克抵京病善嘔萬方僅療之而體不復丁酉元正之三日竟

棄余去悲哉初余求夫人時筮得豫之坤其繇曰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夫人豈余伉儷哉三益
友也生平無一戇言皆莊語誠語不二語選語於
余未嘗爾汝有邀必曰請有謀必曰擬坐必却席
食不先舉人有假乞家有處分雖明知當如是必
曰待夫君喪兩大人戚見于面未嘗見齒性善記
所置不復忘說典實酌事宜衡量禮義之中姻黨
常取裁焉其臨財制用則奉親共祭諸義所宜費
者雖窮約時無慘色厚往而薄來矣視珠玉金錢

綺繡皆漠然無奇嘗勸吾廉義不忍使有他物汙
吾囊既妻子無怨謫而猶不免于膩則誰尤余服
其言夫人雖不慘實靡芬華自太夫人在時未嘗
為已治一簪珥一桂裳曰姑老矣以奉姑三年喪
後略備命服亦無副貳布素而已嫁女裝一一皆
夫人手治臨送時病甚余代之筐靡一長物其守
衡幅割愛如此而夫人則自謂吾無所乏于女無
憾矣蓋夫人鴻鳩諸子絕無嫡庶子女之分天性
一體若鴻濛未波非出操矯即余以為不及也死

之日無私藏手蹟整理舊物具在不苟毀不苟費
夫貴賤之際日遷月化人情大都然矣而夫人約
束之自其身始不少改素風至今家人猶曰夫人
之教云爾敢不敬遵余北發時有僧晝夜坐于門
丐施彌月余終不顧夫人出門時一僧復然竟兩
月不捨一錢或問夫人亦敬佛也而何慘若是夫
人曰吾家無橫入安得橫出蓋夫人嘗自謂生平
待人不私處已無畏雖其母老弟病家四壁而施
予有時節又未嘗不俟余命恩以義裁終非人所

能強也其北來饋于家則郤饋于途則郤勑舟人
如治軍莫敢譁知大體與論天下事每嘆宵人之
害公也佐余謀每以一語決不多亦終不易督泰
鴻學自幼繩之嚴人謂夫人獨一子耳何乃令不
堪曰子與其不肖寧無有泰鴻嘗偶失一試召前
立而痛謫之幾死余受命日泰鴻將試于鄉夫
人語之曰吾見十年來相公常以兒子得舉累汝
勿往泰鴻曰兒聞命其顚而健行又如此始余舉
京師時欲為泰鴻求姻于某氏而某氏之父適將

其家來使奴饋之奴還夫人問奴何見曰見方食
曰奚食曰異食夫人遽語余曰是非所宜姻安有
父從數千里遠來而異食者乎夫人之見微又如
此夫人待人最有等事舅姑婉婉至孝伯叔以上
有禮語簡而意周身以下直而溫惟御下嚴婢尤
嚴然知余不好笞當笞余造徃亦輒貰弛已亦不
復追衣之食之浣之櫛之病則藥之必整必備惟
不許惰慢無禮飾鉛華私飲食出閨闥外故莫怒
而义思嘗言己胞中無懷無留無夢夢輒前知惡

人營營不知止者病亟時與余訣無他語惟憾不
獲終于家耳豈諷余耶而余今尚愧之則令人益
悲是狀也目擬為之而念至則淚簌簌不收今彌
一歲所而泰鴻屢寄書來促干是掩涕書之不文
夫人生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寅三月十七日享年
五十有六身四乳一子三女子泰鴻寧波府學廩
膳生娶范氏少司馬欽之子光祿署丞大冲女女
順英殤慶英許嫁聞世慶大學生太宰莊簡公之
孫興化府通判繼德子亦殤璆英嫁柴以觀鄞縣

學廩膳生方伯梁子側室王生五子一女子泰淵
聘屠氏少司馬大山之子福建運同本畯女泰治
六歲殤男宜弟女定英雙生宜弟為余仲兄後三
歲殤定英亦殤泰征聘傅氏吏部主事光前女三
歲殤麒亦殤再次側室張氏生三子一女子圓殤
泰泳未聘泰源夫人化後二月孕而生聘包氏四
川按察副使武林應登女蕙英許嫁林德岳侍御
祖述子殤今存者子四泰鴻泰淵泰泳泰源女一
璆英孫男延賞聘余氏太保文敏公之子都事廷

樞女延禧聘陳氏春元憲學女延譽聘史氏常州
二守起欽女殤女孫延璋許嫁王江西學憲佐子
延復許嫁陳久盛翰林編脩之龍子夫人以隆慶
六年六月今皇帝登極 親恩因余檢討封孺
人萬曆十年八月 皇長子生 親恩因余左中
允兼編脩封安人十五年二月纂脩 會典成余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加太子賓客封潞人
二十四年二月余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加太子少保封夫人二十五年六月晉余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一品夫人夫人卒
上聞之憫惻遣中使盧受捧精鏐五十兩寶鈔萬
貫素綺四龍齋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來賙弔給
傳令秦鴻奉喪歸賜祭如例復加賜一壇宗伯移
浙江吳叅政鴻洙行禮命有司營葬城司空奏遣
姬行人孟煜董事皆特數云

傳

安塞王傳

安塞郡王秩灵慶靖王季子而高皇帝諸孫也

母夫人位氏七歲好讀書十二而孤哀毀踰禮母夫人嚴誨之曰孤子非自強無覩成矣王發憤下帷如儒者性通敏過目不忘十五而喪母十八受封明年冊妃出閣府庫隘得請改城西又自引流種樹為延賓滄洲綠野蘆隱拱翠守愚容膝等軒皆親頰而詠記之姿表魁梧風度俊逸美髭髯目光如電善古文精楷書遇縉紳大夫質難辨惑移日不倦益聞所未聞人有古今書捐金購之繡梓與遠近學者共嘗恨居塞上不獲與齊魯吳楚士

游然自奉清儉生宣德間妃成氏子三皆名而夭無嗣成化癸巳年四十七薨葬賀蘭山謚宣靖自稱滄洲野客又稱樗齋所著隨筆二十卷有氣槩標格究心二氏而長于禪薨之後其內侍李璟魯明梓之初山陽瞿佑嘗作脩文舍人傳言震澤人夏顏字希賢者博學多聞而命薄至正初客死潤州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脩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鄰豎攘竊鳥鼠齧毀十不存一屬其

人傳之其人敬詣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
玄志等書鏤行于世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為脩
文云王感其言以冠集首又嘗作倦游對貓渝敍
當時藩綱稍密之意倦游對云余近歲益倦游惟
一室圖籍客曰今聖明在位德敷東施孽胡絕迹
邊鄙載寧時值長夏百物咸暢盍出近郊以適一
日不愈於川沒簡編若陳年之蠹邪對曰非爾所
知也蓋游有二有王公大人之遊有逸人畸士之
遊斯二者皆非余之所得焉余欲為王公大人遊

乎則必使虎賁健兒什百為率騎乘如雲充塞道途陸取熊羆水捕鯨鮀凡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後快耳而藩國用人咸遵定制一踰則涉不敬啟嫌疑不敢法之所不宥也嫌疑時之所不容也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羸童瘦馬徃復蕭然以觀望校曾不若一郡縣吏不知樂乎不樂乎未若深居簡出之為愈焉使余欲為逸人畸士遊乎則必跨謫仙之驥泛子猷之舟幅衣野服從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載瓢瓠酒豫炙一鷄果蔬脯醢惟

事真率隨所至山旁水涘距長松藉茂草脫巾露
頂出食宣前杯行無筭劇談長嘯然後快耳而身
隸國姓名號王爵豈可舍袞衣繡斧之稱為放浪
不羈之適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覩服
飾謹容儀左右視而後出以自得校曾不若一畝
畝民不知樂乎不樂乎未若深居簡出之為愈焉
夏在河外近虜穴縱一歲間卑辭降志取氣人間
亦驚憚念慮計時往返矧宰物者以親藩藉口往
往速禍惟宜埋光剗采杜門抱拙安能招唇吻罷

智慮惟置罿陷阱。凡雖時和歲豐草木皆春而黃。
揚厄閏吾屬之謂。不知世變不識時忌。冥行妄蹈。
目貽伊感是痴物也。客唉曰。吾始謂君樂名教之
樂。乃知非得已也。其猶喻云。檮齋所豢猫生數子。
當在幼也。瞬息不他溫存倍至。猶人之愛其子也。
濕必餌之。泥溼餌之。矢溺餌之。响响然惟恐其不
衆且大也。稍長蹊蹊追逐或分其食。或撓其宿。久
而寢不堪。於是嗔哮之聲日厲。又長得食辟之寢。
處辟之不翅若仇悲哉。競利則至親分首不相識。

利之移人若是乎客曰君不聞漢有天下懲秦孤
立分王子姓犬牙相制始也恨不際天海皆劉氏
歷世既遠嫌疑一興諸王往往不得其死當爾之
時又恨不盡之之為快以是推之可嘆多矣彼云
膺鳥足齒哉史官曰夫天子制衡幅以齊海內不
以利器假人域外之議容久試乎是故君子引禮
以自制焉觀安塞王所著不能無介斯以見豪懷
之難遺矣王著述多雖不甚雅馴而才情闊肆非
當年博士語然世之人未有知也余得于長安市

中

楊南金傳

楊南金字用章滇之鄧川人有學識勵操行弘治己未進士授江西泰和令泰和故難治百年中令以完去者纔四人南金詢其俗宜猛籍其人家為彰善收惡搜奸三簿而務除其邪扶其善民有三不動之謠謂權豪慙不動刁挾詐不動財利惑不動也嘗題其門曰好詎者靜思三日於心無媿方可入門關說者少立片時對人覺慚不湏開口又

曰爾安分我即慈母爾妄為我即法司其政如此
尹尚書直家居初嫉之後方之子產云居六年擢
為御史當劉瑾時都御史劉瑾為媚南金以忤謝
病歸尋除籍為民躬耕力學委曲開其鄉人夷俗
為之一釐瑾敗召還居十四月不稱意遽致仕時
年五十一嘉靖初起湖廣僉事無何又乞歸陞右
叅議致仕教化其鄉彌力年七十九有遺文數卷
其論治滇數稱三原王恕云今錄其尋甸亂後草
一首破詭僞一首乞仁政一首尋甸亂後草嘉靖

九年作略云夫宣慰府州職重地大人衆無禮法以亂為常惟剿革乃定不叛者必職卑多華人有學校而官不能倡或上下相疑不合者也往者征劍川嵩明南窩鐵索竹子箐十八寨普安州皆不留其餘故又靖麓川之役主將慈柔失副將軍最後王制府盡剿平之今尋甸以叛逆革武定以黨種疑因而除其子孫不復敍可也而猶以為巡捕為護印沾益等處素與尋甸武定及川貴諸酋姻親相倚可疑者也疑之豈可復任陞賞不可以無

勞得也不分其祖父功罪與地方宜否而槩冠帶之則虎狼之從不解忿讐之氣不釋相繼復振畜禍在茲昔三原公分土官為三曰進貢曰差發曰里甲木邦緬甸孟養車里之屬居潞江外者為進貢不足為吾有無仇殺不止則撫之非內侵不征也順寧大候威遠鎮康麗江永寧居浪滄金沙江邊者為差發宥其小過羈縻之以為藩籬者也三江之內自鶴慶抵曲靖臨安澂江尋甸諸處皆辦里甲有學校治如中州梗則削土增流流亦以科

目毋以他途大氐流正土佐不一年化為流土正流佐不一年化為土流為土用更增其燄故設流急擇其人尤急此王公治滇之要也安銓之亂我

能固城池

據險隘潛兵邀

其外突陣

摧其鋒彼衆以

脅來無紀律勢雖大必敗計不出此而復其父革

之官以示弱是何為者彼有嫡庶相害延禍于民

耳夫西定可援東東不能援西地異險兵異精也

今若此則壞百年用夏變夷之法而淪華為夷不

幸有倡四隅皆黨矣謂宜脩三原故事令歲遠者

毋復罷革者停誤給冠帶者榮其身而止有功則
調陞沿江佐貳及補江外土官之缺以三江為界
而增其戍使久而內純犯即分一府為數縣而統
于流且治且化且築城以守毋令內夷與外夷通
使知我虛實萬世之福也其破詭僞云大理偏鍾
巨奸詭僞甚精為掾吏為書吏為主文為各夷謀
客為各材教讀所學所見不約而同相應相承不
言而信巨奸之用事也托利害惑守將轉相染惑
麓川之後大將惑主撫而副將獨奮遂遇難其後

大將自恨死而王靖遠以剿成此詭偽之害一也
天順間有被調不肯去謀焚下闕告潞江夷反遂
免二詭偽也弘治間某負稅多用事者教其乘天
晦稱黑眚七日雲貴山高天黑常耳而令朝廷以
為大變遣官收吏未除一害而微職淺任鬻妻子
流亡不能歸者相望其人之負盡蠲三詭偽也尋
甸之役久革土官賄用事者幸傳語候冠帶至今
不知其據四詭偽也邇復有人患當道持之妄作
叛伏揚言某姻來助兵夫地分有界夷類無情相

去遼遙急難舉動而為此以撼上官皆用事者所
為五詭僞也他如未許龍則詭未治事則詭未釋
囚則詭上官令嚴則詭新官肅記則詭何可勝數
昔之開府余知二人焉分司余知二人焉三原主
公禁土司不得巡捕遇龍督展轉駁問不休令非
義之貲索盡停者無慮數十安福王公不許行委
勾攝不許群二三十人出境征調則部領而行見
素林公令習學文流禁不得設通把內伴畜鷹犬
勇手毋阻宗親讀書毋供僧道術士毋龍故時衣

裝時川姜公禁毋出境謁上司毋阻遏夷民投告
寇至則日執土司築之寇去始釋捕其用事之著
者殄之此四公皆神君也大氏世其祿不世其官
有犯無宥有缺無補仇殺必誅首禍為逆則約四
鄰攻之必滅不貳事定之日分為縣以官有功不
留其餘異類多逆種無天倫子賀父死弟慶兄亡
雖至親失意起而相攻所請激變者誑也能禁其
越境婚姻尤佳亂自委任委任益妄行是決策於
不仁也况委任一人而求者爭至容一人出境而

效尤日增至以流言污穢無墮其術可耳其乞仁
政曰滇之西有蒙不當蒙之苛政者土民土軍是
已蓋土如宣慰府州本純夷地自前代以夷治之
雖欲施仁而不可得乃三江內州縣之土與升州
為府之土千百夫長冒名千百戶之土非純夷地
也此之土民乃靖亂合從之衆强名為首先歸附
者此之土軍乃招集從義及前代守戍子孫也今
土民病矣入世牧之私門為本類為通把為兵快
為鷹犬戶為柴草戶山場水澤惟其占子女牛馬

惟其取應里甲者獨窮民數家而稍溫飽輒收而入私門或重役之土民安得生土軍又病矣為伴當為走遞為帖識字為歲清餘丁惟其驅責不敢聽千戶浚削未返百戶至百戶方返總小旗伴當至奴僕為長官書吏為司命一形嗟嘆令戍二三百里外又安得生土民遇征調又棄命為軍土軍遇里甲又破產為民誰念之者欲援斯人之溺何有純夷處本辦差發征調不為過非純夷處有里甲學校本不當征調不得已而征調宜役其人而

予之裝土官有厭里甲學校願征調者聽不願者
祿而不官此救土民之急務也土軍以身為役無
糧餉自備兵械鞍馬體恤新例以冬月上操三季
歸農而莫之遵行宜申飭之令三季內官旗不得
與土軍面此挾土軍之急務也夫海內之徑民有
綱軍有餉不平得憩於上而獨土民土軍以土官
故莫之憩故曰蒙不當蒙之苛政者土民土軍是
已

邵世忠傳

龍馳之歲余碑世忠大人赴宿諾而世忠不能待
矣忍為世忠傳知交樂何而石火盡也顧不可當
吾世失世忠世忠名陞邵姓別號梅墩邵餘姚名
族而祖康節先生蓋先生有孫溥實昉浙宗而四
傳遷姚七傳文達文達長子德容贈工部郎次德
父邵武太守以世忠貴封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
娶吳宜人再娶張恭人生世忠世忠幼有大志始
受室讓婦翁所贈奩田邵世忠受戴氏禮而世忠
特穎達一擣綴輒出儕耦上嘗從中憲公于冰部

伯兄某方計偕公拾决于其間已破的丁卯登鄉
書戊辰成進士與余同讀中秘書庚午授江西道
御史時有市珠之命都商瘡痏都給事李某言之
繫獄世忠抗救謂 上既不當索珠又不當以其
故薄受言之量令天下謂天子重貨而輕賢也都
人韙之有間心動謁歸而道聞母恭人訃毀瘠柴
立誅茅墓側而居三年有芝草數百之祥既免裘
補河南道出按蘇松四郡江陵持下急莫敢紓而
世忠獨以寬逋請江陵亦受而行之不迫不激直

行己志而愷澤流焉始中憲公之罷邵武也雲間
吳某為司理下石世忠按部至其鄉而司理子方
重繫自分死矣顧用直道廉出之人翕然稱長者
已按江北江北饒水患齧 祖陵咽運道世忠為
築壩隄濬海口又議改議留賑議蠲恤孜孜拊循
其民更按江右有詔毀天下書院而世忠謂白鹿
洞于古今著名請毋毀于是歸然制貢紙及絹而
苦中人胶食世忠循民之欲減緘紙直裁絹帛之
半得請著為令辛巳報命留掌河道典京察歷大

理左右丞少卿署寺事侍經筵俄以右僉撫南贛
便道省中憲公會疾遂留既免喪開府于楚楚歲
儉盜白晝掠大都公徇其首惡而賑贍其餘于是
大憝劉汝國鳴桴于太宿斬黃間氛慝熾則設堡
哨以遏其衝而檄留都撫操諸使者協力剿之賊
負固無誰何公身督播兵以登而殲其雄拜銀幣
之賚徵為左僉協理院事既瀕代而潞藩就國有
以故景邸莊田畱之者將攘齊人業公奮言景府
曩課租若干今王不當借此更侵民且王府官校

來徵租民當倍出王亦不能半入不如屬有司徵
以歸王卒得俞其為民求瘼而不欲遽廬去之如
此陞左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當是
時朝士以譁為風不入其黨者雖由夷跖蹻矣而
公守節不故詭以其故搆蜚語幸天子神聖留公
而公以為不可留乞告歸公具閑達揮霍才而依
于忠厚終始理官三持斧一建牙終司寇不妄法
一大抵訛空言崇實政羞搏擊急撫循碑于吳
祠于楚載諸金石刻若徐相君文貞吳方伯國倫

諸紀述可考禮賢愛人品經題者為名士士以此附之顧莫恃緩急公曰吾所樹非荆棘也荆棘牽人裾矣性矯矯不喜為鈎其監已外試也他所典文者靡不以試題若文媚當路而公獨否發策問猶以考成為譏人為柰何編其鬚趙直指與執政忤御史大夫因掎摭罷之公語其寮大夫嘗從蒲團中度半世何令晚節如是或以告大夫公亦不謝晉江王司寇初為郎論執政奪情貶交知駁散而公獨道餞之資其行其大節若此猶為時人所

齧齧則不阿之效云公孝友特至中憲公八子一日坐悒悒公揣大人當無所念而深念其以諸季哉吾伯仲者長魁鄉薦仲善生叔簿太湖陞勉自力四人者之于大人不煩矣請以大人貲予四季中憲公為之一笑卒如約而屬朱恭人恤嫠娣甚周比母弟舉于鄉庶弟咸立嫠以節風而心始慊也又善應宗戚朋舊之求故慕義無窮千里誦德子二欽順欽馴沈子曰談相人者謂博碩長者公卿之器以世忠之奇偉男子其中寬有度而竟游

于汀淳不應相法邵氏句餘衣冠也顧微公卿世忠卿而不公居使之然耶世降于古或睚眦挺劒于上或任俠借劒于下資慕盈室謠諑載車而猶令名終則不公不害陳太宰皭然當世所宗而娓娓誌世忠之墓要之死後曷嘗不重世忠世忠與余同一志而晤不常余執經而世忠攬轡余舞彩則世忠詰姦南枝北風之篇何地蔑有迨余讀禮而世忠乃投簪偕朱宗伯少欽來唁余月波霞嶼間禮阿育之塔登鼇柱峰面滄瀛觀扶桑日酒酣

露頂氣幹不減少年也而不謂永別目中余欲令後人涉其梗槩而傳之

抱愚公傳

聞之古有北山之愚日課其子移其面之山不能損一毛猶曰待吾孫之孫也老子亦曰我愚人之心哉衆人昭昭我獨惛惛今金華山中有抱愚公豈亦脩老子之行而蘄若子與孫行移山之志者哉公章氏術名道傳字本浦江人徙金華之蘭溪蘭溪之章成弘間有楓山先生懋蹈繩履檢大儒

也其曾祖曰徵士徵士之長子源生統統生恕恕
生搢搢生討是為芝圃公而生公為人端凝有器
困于燕雀不學而治生然於經史百家皆獵其大
旨祈寒不爐隆暑不弛帶雅士過從尊酒談說不
倦課二子以夜徹曉有聲秋苑中居親喪哀毀踰
禮家始落後乃稍振每臨案輒食懷風木不養之
憾諱辰雖遠祖必齋事其兄如父撫其弟如已有
從父貧不葬推己地葬之從子客死嶺南負子錢
不能償償為之償之且收其孤國柱使與二子學迄

以競爽與人分財常取少或遂負公錢不恠折券
歲大侵倡衆賑饑人有群數十輩掠富人穀者皆
當死公居間而活之家世習醫每下簾為人治疾
雖貧必盡其枝而不責報邑令庶知公署鄉約長
則為衆開說祖訓大義勉之令為善令常遣訟者
就公平見敬禮如此章氏之指衆負縣宦賦多每
吏來常走公所公度其可償之者償之而徐按其
所伏次第辦矣先世所貽廳事燬衆環視莫計而
公任之還舊觀蓋其才又足辦也生不佞佛疾革

張目謂子曰陰間無天堂地獄不足懼一以禮從事又自贊其像遷於正寢瞋子尚學舉癸未進士入余彀中自中書舍人歷諫垣為銀臺以初考滿贈公亦中書舍人昔丁崖州不信人間有忠孝事謂皆史氏藻言夫惟無藻故古今無振奇藻則奇則不可信無奇而有不信謂嶧州何余觀士大夫談先德者如一范出不能竒必抑而為愚而愚之所遂常竒夫為愚甚易而人不趨為竒甚難而人趨之何也陸祭酒可教雅士也貽余書曰余鄉

抱愚公人人易之而人人愛且敬之余既已銘之
子盍傳之余故為之傳

方叔傳

方叔湛者字子朝莆田人也方之先西漢末河南尹紘避新莽亂棄官之江南李唐時廷範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始家于莆人稱為長官繫之以爵而不姓長官死葬靈隱山六子皆宦達繪像廣化寺世所稱六桂方者也明興廣東布政使良節與兄刑部尚書簡肅公楷舉進士良節生重熙領

丙子鄉貢重熙生叔猷饒州府別駕別駕四子湛
其叔蓋自布政公下五世皆兄弟射策矣叔生而
穎悟絕倫年十七父教授臨安隨之往師蕭山蔡
生歸試臺司以儒士預省試已補博士弟子三試
皆甲其儕例得廩學使者多遷去終不得而是時
從季沆與叔同聲遞甲乙丁卯兩人俱入省闈沆
發叔罷歸患窮日之力走二百里抵莆及賢書至
首義乃錄叔為式而顧不偶愈益發憤取諸子百
家讀之非省侍不入庭非吊慶不出戶非蒸嘗媵

臘不面家人與五六譽俊會文諸人搜隱抉奇無
遺力及叔言出人人自失更傳寫抵其業覆瓿耳
庚午復不第喟然曰吾方氏材藝者無不膺薦吾
材非弗若也以逢掖終命也夫磊落負氣不遇之
歎欝欝咯血病別駕公多方終不解且革執孤承
郁手屬別駕曰惟是藐孤若干鈞一髮其有以慰
大父心教之食之是在大父言訖瞑年三十有二
叔孝友慈仁成於天性壬戌東夷之亂舉家避寇
榕城叔客豫章返囊才數金盡市糒脯以餉人身

不餘一錢故死之日閭里知不知墮泣父喪之喪其明即有他子貴弗易其所愛槩於衷者深也叔卒之三十年而承郁令歛最贈官所翼傳註諸書多不存存惟尚書宗旨沈子曰余少好讀書顧于青紫優游耳既冠有友人管生者擔言不第寧死不摩勵以湏安所取捷余感其言刺股云余既第管生久之亦第青蓮以鍼嫗成名天曷嘗不憐人志焉今讀方叔傳而悲之愚公教其子孫世世移山山移彼試挾技以樂衆所趨之獲不售輒徙業

宜無成余嘗謂勤業必世惟惰業不世登天墜淵
惟人所力叔子余南宮所登士治行名高蓋得于
勤者遠矣

張翁傳

張翁冥者字必仁其先開化人當李唐末而榮公
者居休寧嶺南再徙漁灘族閥遂著入明而尚周
者生原善原善生竹癯竹癯生雲鑑是為耕雲公
耕雲公娶於黃五乳而生翁無何而孤年十六倚
伯氏治會計書畫多底礪伯氏嫚罵曰而謂幼未

遑暇習耶桑大夫於而少三年而侍中矣翁憤不
勝日夜研覃於六義遂通既又學古文詩詞亦犁
然伯氏喜益資之裝遊淮陽燕齊間治鹽筴火饒
然翁不獨心計亦恭儉折節布衣疏屨與人交廩
廩君子德讓之風興諸約輕紈綺縠無得曳吾門
釀漿崇俎無得升吾堂有笑吾儉者吾口不言而
心儀其為非凡吾所為儉者非門錢渾熟終不舍
一文若世齷握者之為吾所為儉欲有所用之也
迺篤閭室祠本宗開塋以群族子盡分予所受故

業業諸弟而別起大第數百楹堂閣相屬益闢畊圃以明得意舍人盜金覺自裁翁驚曰何物憤子而輕用命徒使聞者謂我重債而賤人也厚為之櫬而歸其子嘗悞才一鄉人謂可賈也予之數百金不讐翁亦不問歎俗善訟一籌百金有齠齶翁者人曰必復之吾力能重君翁曰吾所重與衆異故張翁不訟人亦無如張翁何誰謂鄉曲之豪必武健廟切扞當世之文罔然後豪哉此乃翁之所謂羞者也邑大夫城城翁持千金輸城成而令奉

冠帶前為壽翁却走不受其後入貲補官為大醫
屬令與邑博士率其弟子欵門請為鄉祭酒翁以
天年卒于家年七十三太史氏曰世所稱債殖者
陶贛吾無譏焉白圭纖矣卓程而下視計然曰白
圭何啻千萬是挈瓶之智哉夫善賈者論其有餘
不足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奚獨債情亦
天道也夫物惡有滿而不傾積而不用者故否不出
新美不入抱持尺寸福亦不進彼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自卓程視之未有不謂善靡非能善者也

而不知陶贛用此逾饒漢興善殖者余以為莫如
卜大夫其操作勤其分予仁其奉公忠其與物無
選則義其不匿財知取予則公近老氏太史公觀
漢之急水衡也故書平準以著漢之失又為貨殖
傳自老子晉仲而下各有稱引曰計然之策越用
其五而得意蟲用之家猶十九年而三致千金將
富國賂戰士胡不引蟲事觀之也漢不得研蟲而
用之使卜大夫操利權為大農丞猶宜多便畫卜
大夫之不使而使桑孔東郭之屬耗天下計無左

於此今天下之言廢著者莫如歛其能薄飲食忍
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鶩鳥之
發人人類能若夫分財子弟如卜大夫輸縣官如
卜大夫不欲仕宦如卜大夫與人無分爭無寃事
欲言如卜大夫斯當世所希遘睹者也其張翁哉
翁既分財好予然益富其季子濂為光祿署丞與
余友黃定父游交驩當世名公如王中丞世貞余
師詹事余公職方郎鄭君一麟皆有論著以顯其
名既以予人已逾有此余所謂天道也

搏者張松溪傳

我鄉弘正時有邊誠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惟麤穢張則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寵而家居引體抗然坐之上座云邊師之徒袒裼揜掩嗔目語難而張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常自匿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美技進退開闢有緒如織而張法直截嘗曰一捧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曼曼閒事邊嘗北游值

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于輪而病僵有少林
僧數十輩尋邊遷延之至日晡與闌燭入滅燭
而躍坐梁上觀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
抵間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張張
匿不見好事少年遂憲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
少年窺其搏失哂僧覺遽之張曰必欲一試者湏
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張故孱然中人耳僧皆魁
梧健力易之諾為要張衣屨如故袖手坐一僧跳
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之如飛丸度窓中隙

重樓下樂死蓋其法云搏舉足者最下易與也張
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于師者嚴
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許還
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
今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憲之張不得已許之
門多圜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
張手定之稍支以瓦而更累一千其上祝曰吾七
十老人無所用儻直劈到底供諸君一啖可乎舉
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為兩張終身不娶無子

事母以孝聞死于牕下所教徒厓厓一二又不盡
其法余嘗從其徒問之曰吾師嘗觀矛師子師許
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師曰大刺則
刺矣而多為之擬心則歧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憬
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技而善戰忠伯
言邊人無技遇虜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
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
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肅撓不目逃非
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

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
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切其徒
秘之余嘗以所聞妄為之解曰勤者蓋早作晏休
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臼必躬陶公致力中原
而恐優逸不堪以百覽從事此一其素也曰緊者
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勞令
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蹈濶下不丁八
不入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
依勿虛其後衆理會聚百骸詣束鵠縮而虎伏兵

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蓋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兔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志其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勿感嚮赴之無叅差若貓捕鼠然此二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儉讓不忮不求何用不穢白切者千忍萬忍指齒齒勿為禍先勿為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即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上

所悔蓋結冤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貴斯
得無慎諸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
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爲甲胄
禮義爲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夫使
人無畏而無備之爲周夫學技以備患而慮患乃
滋甚則焉用技恃技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難言
矣故君子去彼處此